



大戴禮

明刊
六本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二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十三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

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
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
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
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
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
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
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
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
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
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

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
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
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寔
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

大戴禮記卷第一

漢九江太守戴三德撰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

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

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



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
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
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
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
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
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
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
里一本作理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
霸王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
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

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
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
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
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
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
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
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
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
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禁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主

田無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
征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
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
下不隱一作上好德則下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
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
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
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
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
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

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
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
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
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
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
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
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
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
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
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

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

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旣知其名又知其數旣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

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
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
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
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
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
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
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
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
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
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
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
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
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然今夫端衣玄裳冕

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間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

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謂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

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惣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

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䟽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

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

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先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

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閑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

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

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
一本有荀子云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
者鉅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
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
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
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也如也大饗尚玄尊
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尊而
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大羹而飽乎庶
羞貴本而親用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
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大隆故尊之尚玄

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省之不卒
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
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
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散帶
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
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
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
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四時以
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倡好
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

變不亂貨之則喪

大戴禮記卷第一

大戴禮記卷第二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禮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

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

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為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

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取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爾湯王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

被上脫字

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驗乎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

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
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
爾九月遘鴻鴈先言遘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遘
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
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遘也如不記其鄉何
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遘者也雉震响嘯也者
鳴也嘯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
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
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

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一作暢其爾初云爾暢也
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
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見囿也者園之燕者也時有
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収
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
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
鼠者噉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
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
之與疑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

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
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
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
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
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
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
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
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

發孚也梅杏棗桃則華棗桃山桃也緹縹也者
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縹者何
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鷄桴
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耬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
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或曰憂有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
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綏多女
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

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菜色華采繁菜菜繁田胡繁由胡者繁母也繁蕩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虫抵蝼昆者衆也田魂蠃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蝼螳螂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

取必當俗故言

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剝鱗以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去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委一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犂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犂犂然記變爾或曰犂羝也穀則

鳴穀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
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
漸也言自卑墮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
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
爲鴛鴦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
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
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
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
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
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扎扎者寧縣也鳴而
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
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薈莠取
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
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
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
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狡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
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

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鷓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自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曰老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去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

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匱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頌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矩關一作短閔夫婦一作夫卿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柶桃也柶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

辭也故摯音去

七月莠藿葦未莠則不爲藿葦莠然後爲藿葦
故先言莠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
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萃草也爽死爽也者猶䟽
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萃草也爽死爽也者猶䟽
也萃莠萃也者有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
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蜩螗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藿
葦之莠爲蔣楮之也藿未秀爲莢葦未秀爲蘆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剥瓜畜瓜之時也立校立也者黑也校也
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棗剥也者取
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
丹鳥羞白鳥何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
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
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坐也伏也者
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
而善兩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
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駕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遷鴻
鴈遷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鷺也先言陟而後言
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罷貉貉馳鼪則灾若蟄
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表
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田雀入于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烏
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夜養長也若田之

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
鄉則具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也獵爲狩陳
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
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田冬至
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
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
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蠃
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芻蕘芻蕘也者本

如外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
官也梁者主設罍罍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
也故記之也

大戴禮記卷第二

